

楊恩濃集

楊恩濃集

樹園書

楊恩濃集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PING
PEPING

登錄號 001216
Acc. No.

分類號 848.3
Class No. 269

848.3
269

楊恩濃集

目次

集前

略傳

遺事

序

本集

論經學之益

轉注段借說

論羣治

讀孟子許行章

書牛弘傳後

楊恩濃集目次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001216



楊憲樞集目次

胡大鞭傳

遊東陸圖書館記

東陸大學記

孟子之政治思想

讀淮南子

國民今後之自覺

集後

跋

追悼演說辭

損毀表

楊恩濃略傳

楊恩濃。字露華。雲南昭通人也。少刻苦勤學。素負氣。見事果敢有爲。常斷立斷。不俟頃刻。昭通地處一隅。科學遲遲。通歐洲語言文字者尤無人。有之皆握齷爲謀生計。未有以治學術者。治學術自恩濃始。恩濃初受英文於戚友。後聽英人教授。輒領悟。操語言甚熟。與西友辨論。終日不能自休。見者皆知其爲偉器也。十六歲入中學。時國文主席戴仁甫。教授嚴而有法。恩濃英文既優。學科日進。以餘力爲文辭。皆琅琅可誦。同學有嘲以通西語且爲洋奴者。恩濃置不顧。民國十年。英人率兵寇片馬。二三學子倡發宣言以醒民衆。人輒漠視之。而恩濃持之尤力。恨英人次骨。有耶教徒者。苗族也。見宣言歸而呵其師曰。汝何故敢侵吾領土。英人默然不能對。十二年恩濃與其友浦光宗張連

櫛赴省垣入大學。同室切磋。孜孜不怠。恩濃所學。自政治經濟法律諸科外。凡先秦諸子四史通鑑及近代名家著述。無不精研殆遍。或手自筆錄。參以己見。袁樹五先生嘗評其文曰。卓然名作。魏冰叔之流也。在校四歲。以肄業過勤。兼因他故。心抑鬱。遂抱病歸里。既益甚。乃於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卒。年二十四。將卒前數日。猶手不釋卷。有勸其少休者。對曰。我十里。已走九里半。豈有餘半里而不走耶。恩濃父母俱存。未婚。有劄記遺文若干篇。足傳後。

贊曰。楊恩濃之死。豈徒一家之痛。抑亦一校之痛。校爲國而造材。材且就而壞。其咎在材歟。抑在校也。作者亦抱痛人也。一字一淚。不能起死者於地下矣。悲夫。

楊恩濃遺事

浦光宗

楊君恩濃。苦學且就。抱志而歿。是以足惜。張君述其生平。尙有未盡者。余補之於此。楊君少時。好作鄉村遊。其母舅陶氏。在昭通城西二十里舊圍。君輒徒步往還。長年不倦。而未志於學。及肄業高小。幾降級。乃決然奮發。自是終身不復怠。中學時。與劉君千祺。姜君穆清。最友善。劉君懷幹練之才。遇有事變。輒能領導儕輩。從容謀應付。姜君性靄而靜。夙夜必鍛鍊體魄。君並取其長而補其短。於是學行與體魄並進。民國十二年。君入東陸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好觀察時變。推其因果。與友人促膝而談。慷慨悲切。若有不勝優者。乃團結同鄉。倡立昭通旅省學會。謀革新桑梓。以見己志。後二年。睹同學多感英文缺乏。復毅然與二三師友倡組學生英文協進會。以資補救。厥後君學日勤而

身日衰。身學背馳。重以憂感。而君日危。中西醫藥既失効。鄧不象華精習。因是子靜坐法以自起。卒無功而歿。綜其生平。善擇友而交。擇學而事。其志遠。其才俊。急於公而善用所長。是以難能可貴。師友莫不惜其歿也。若夫感自外起。憂從中來。纏綿不能斷絕。殞其身而不自知。則其所短。雖然。環境爲之也。使余當之。殆亦不能免也。悲夫。

楊恩濃集序

楊君既卒於家。浦君漢英屬余輯其文。余輯之略得十餘篇。其中以論經學之益及傳記數篇。尤爲可觀云。方君之卒也。時在民國丁卯夏。吾儕留省垣。杳然未嘗知。兩月餘。友人有聞者。余等猶未信。既而浦君與余同寄書。探其狀。果然。於是次其事。論諸友。乃追悼於校中焉。當是日。曾述君於假期將止際。輒自歎曰。學校且上課。牢獄生活又至乎。然則君之痛。其可知也已。浦君曰。君以身殉學也。余曰。固也。雖枯槁不舍也。墨子之亞匹與。余他不復記。獨記丙寅之春。君訪余於圖書館。館據翠湖之勝。山秀而水清。方君出館門。俯首慨然曰。憂能傷人。孔北海其知言哉。嗟夫。君傷矣。時尙慢然。以爲寬余耳。余與憂俱生有待也。而君竟乃爾。可爲痛哭哉。君之學。足施於國際之間。

。邦交之務。經世爲優。文藝爲末。使假以年。其所見於世。豈可量也哉。

民國十七年夏張連楸序於東陸大學馬舍

楊恩濃集

張連楸編

論經學之益

國於地球。必有所立。鳥獸生息繁殖于地球之上。數非不多也。歷時非不久也。然而終不能成國者。蓋即無所以立國。所以成國之道也。原夫人類之始。渾渾噩噩。殆無異於禽獸也。及世代日進。各種文明亦備。及聖人出而更刪訂之。推演之。故風俗也。習慣也。禮樂也。皆立一定之規模。示人以完善之模範。而人與禽獸之別乃愈著焉。聖人於刪訂之餘。復授之於人。筆之簡牘。乃成爲今日之經焉。究其道而窮其理。是謂之經學。故可爾回教之經也。新舊約基督之經也。其名雖異。要皆示人以立身行道之軌範也。吾國立國最古。經學之完善精美。當非外人之所能及。

乃近人不察。輒輕視之。豈不謬哉。若夫際此世界大通之秋。獨守一家一人之學。即足以盡世界各科學之能事。未免妄誕。然各國立國之基礎不同。環境不同。斯其習慣亦異。若徒慕外人學術。以爲施之中國。遂以爲盡善盡美。余未敢以爲信也。況夫歐戰以還。各國懲於流血之慘。對於其各本國之學。頗似懷疑。而漸趨向於我東方聖人之一言一動。吾人處於主人地位。若能詳究固有之經學。其亦足以救藥夫現世界之慘狀乎。且學術日循序而進化者也。經學吾國各學之淵源者也。吾人若能於經學求其精奧所在。整理之。輯彙之。俾成爲一有條理之學。又參以西人之科學哲學。則互相比較印證而發明一種新學說。亦未始不可也。他如人能求其真義之所在。而實用躬踐之。未始不可。誠以中國立國數千年。而賴以維持之者。正不知凡幾也。當此學術競爭之際。國人誠能以經學爲根據。而合以西方學術。進而推演之。豈獨保

守故有之國粹而已哉。抑亦足以發揚我國之文化矣。
樹五師曰。從大處立論。涵蓋不少。

轉注段借說

六書有轉注段借。許叔重說文序曰。建類一首。同意相授。是爲轉注。考老是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爲段借。令長是也。按許君言辭簡略。易滋誤解。頗爲後人所聚訟。轉說文云還也。(繫辭作運。段玉裁駁之。是也。還復也。復者往來也。)注灌也。蓋數字展轉互相訓釋也。如諸水相爲灌注。交輸互受也。(用段玉裁說。)其意本不難明。而學者多傳會之辭。故其義意日晦。(裴務齊切均考云。考字左迴。老子右迴。戴仲達周伯琦云山側爲自。反人爲匕。)考自來學者爭論之點。多在於許說轉注之類字首字。徐鍇玉類字爲說文之五百四十部。(說文老部有考耆壽蓋諸字。皆與老字同意。○繫傳卷二十九云。屬類成字。

而復於偏旁訓傳。喻近譬。故爲轉注。人毛匕〔音化〕爲老。〔原書《四部叢刊本》作光。當依許氏說文正之〕。壽耆耄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轉注。義近形聲而有異焉。形聲江河不同。灘涇各異。轉注考老實同。妙好無隔此其分也。〔然而六書當興於倉黃之世。叔重分部乃在東漢之際。以後世一家概括不精之分類。按說文分部實有不可解者。如薨字當在艸部。而又柝之另爲一部。〕而斷先古造字之真意。於義亦難通。且轉注之字亦有不同在一部者。如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則徐鍇之說。非知言矣。清代江慎修釋轉注曰。本意展轉引申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是主引申之義。與段借之誼頗相混淆。〔江氏曰。其無義而但段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段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而其展轉引申爲他義之說。亦見疑於戴東原。〔戴東原答江慎修論小學書。震之疑……：在展轉引

申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戴氏發明轉注爲互訓之義。六強書論序曰。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意且二千年矣。顧得轉注交輸互受之意。其言曰。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轉相爲訓。戴氏舉爾疋釋詁之字共爲一義可以互相注釋。互訓之說固不可易也。顧其所謂名類者果何指乎。謂古人造字之時先具匠心。然後區天下之名理事物爲若干類。乃造若干字以實之。夫字之起大抵起於應用之窮。如戴氏之說。則古人已先知後世之必有所窮乃預爲之字以濟其窮也。且戴氏明言以今言釋古語。夫轉注之說。既起於倉黃之世。則以今釋古。亦非通論也。近人餘杭章太炎乃謂建類一首之類字應作聲類。首字乃爲語基。(語基當指英文之RADICAL。)則由聲音之轉變以求轉注之真義。固已闡古人之蘊義。得百世之絕學。(顧亭

林已有轉聲爲轉注之言而戴東原駁之。一其所謂聲類有三。一曰同音而轉注者。一如士與事死與殘欺與謀。二曰由疊均而轉注者。一（如變亂如推敲）三曰由雙聲而轉注者。一（如屏藩如亡無如謀謨）如此則爾疋釋詁之字可謂之爲互訓。而不得謂之爲轉注也。段借者猶今之別字也。鄭衆云。倉卒不得其字。或以音類比方段借爲之。一（如悅段說閑段閒智段作知之類）然此則本有其字人不得其字。乃以他字代之也。與令長之本無其字者迥殊。故非六書之段借也。一（按令本發號之義。長乃久遠之辭。漢代設官乃由發號久遠之義。引中爲萬戶減萬戶之官。）詳許書段借之條有二。一凡言以爲者本無其字也。如朋。古文鳳。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之朋字。二凡言古文以爲者依聲託事也。如洒下云古文以爲灑埽之灑字是也。一（又許書讀若之字亦段借字也。如隕下去讀若丁字之類是也。）大氏段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

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爲借段。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譌字亦得自冒於段借之條。由簡趨繁。由少孳多。進化之公例如是。文字之繁衍亦由是也。

樹五節曰。條析言之。無砂無礫。得考據文之要義。

論羣治

人智羣治。常相生而相長。羣治與道德。時相毀而不相成。何以明之。夫蔽天之木。其始也人棲之。避蛇蝎而已。進焉則斬之作巢。以象宮室。斲之成舟。以通乎江海。荒山頑石。原人用之鑽火而已。削斲而已。及今日則宮室焉。橋梁焉。道路焉。靡不資之以爲用。夫是故昔日之棄者。至近日而其用漸著。昔日之不重於人者。今日而其用愈大。由是觀之。羣治之盈虛。無不視乎人智之進化以爲之準。人智之進化有遲速。然而未有日下而日退者也。上古人民。自鑿而飲。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及其進也。知

一身之不可善於職業也。於是分工分業之制興。而由個人自給時代以進於團體共給時代矣。人類之交往日益繁複。一旦社會因受某種景響而生變化。人類不免有偏踰之勢。如古代封建之諸侯貴族。近日之軍閥財閥等。一部分之人民。不免受其壓迫。而生活艱苦。此時又正值團體共給時代。人類之交往。殆成爲不可避免之事。於是欺騙劫掠之事起矣。上之人不知治其本而杜其始也。徒疾其下之侵奪暴亂。遂立法以繩之。制刑以抑之。而民生之艱猶昔也。於是將謂殺人者必死乎。則其將運其巧譎之心思。出之以似是而非之行爲。使爲之上者。彷徨依違。以辨其行爲之正確與否。而不可一言以蔽之曰殺人者死也。夫於是又有所謂謀殺故殺誤殺無辜殺之律興焉。至今日則法律之備。可謂完矣盡矣。蔑以加矣。然而罪人滿獄。又安見其能禁人之不作奸犯科歟。於是更有嫉時之士。以爲今日不若昔日之治也。今人弗若

古人之生也。欲盡復古制。至欲墾阡陌而爲井田。豈不謬哉。不知夫羣治因人而進。人治因時日而進。若謂人之罪惡起於羣治之進。而倡爲復古之說。以爲古代民質樸而奸惡少。不知夫人智之不可遏也。亦猶時日之不可留也。不知夫法律之用。能制其已然。而不能制其未然。忽於國民生計之正道。而徒曰堯舜善矣。三代治矣。夫堯舜二代則治矣。而謂今日之社會人民。亦猶堯舜三代之社會人民歟。今日之社會人民而非堯舜三代之社會人民者。則復堯舜三代之制。又安見其能致近日於堯舜三代之治也哉。

樹五節曰。此真通達之論。雖然古不可復。今亦不可信。故政治極難言之。全球大同。當有羣力以謀實治者。跂予望之。

讀孟子許行章

學說者。人類思想之結晶也。夫人之環境狀況不同。斯其感受之

利害安樂異。而況大產氣候分配之不勻。政治社會之情形各殊。加以歷史遺傳之影響。而人之思想意志不同矣。中國地跨溫熱二帶。北溫而南熱。自春秋以後。北方齊魯一帶之學者。大都歸宗於孔子。南方楚越一帶之學者。大都歸宗於老子。兩派學說各有門戶。然從未相遇而相攻也。迄乎戰國以還。諸侯之競爭紛擾愈烈。交通人事日繁。而兩派學說相遇相攻之期亦近矣。嘗讀孟子至許行章。觀孟子所答辯之詞。而尤瞭然於心焉。夫許行南方之人也。受老子學說之影響。故主無爲而治之義。各食其力之旨。不設制以累民也。不置官以煩民也。陳祖與之學。未成。遽以述之孟子。遂爲孟子所服而不伸。惜哉。夫自春秋以降。列國分峙。各據一土。爭權奪利。常不絕於世。爲民上者。旣無爲民之心。而惟私利是圖。利之不遂也。則相爭相殺相欺相詐之事出矣。復各聚養若干之士。以爲己用。故如蘇秦張儀孫吳之徒。各以所

學千世。而皆顯耀一時。積久成習。而天下之人皆捨耒耜而奔走於仕途者矣。過行於僥倖之途。奔走於權貴之門。當時諸侯復聚而養之。厚祿以安其身。顯爵以崇其名。盡奪諸其民之所有。而養諸其士之身。而民乃困矣。故當此時也。多一官。則民多一分之負擔與騷擾。是老子學說之所以主無爲而治也。無爲者。無所設置施爲也。故凡國家之政治設施皆應摒棄之者也。蓋即所謂無政府主義者也。許行受其學說之影響。且書稱其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則許行者。並能實行老氏之學說者也。且夫設官所以養民者也。非所以厲民者也。遞乎末流之世。爭奪之風日熾。養民之官鮮有不厲民而自養者。故如堯也舜也益也禹也后稷也。皆曠世而一出。甚或累代而終不見也。嗟乎。爲民謀利。民不受其利而先受其害。是豈爲孟子之聖所料及也哉。然二派相遇。宗旨既殊。利害相反。宜乎孟子之竭大力以駁倒之也。陳相於許子

之道。未甚深造。率爾而言。使許子之道益不可明。後世學者終不能窺其學也。悲夫。

樹五節曰。我國古人如楊朱墨翟許行告子之流。皆以孟子之攻。而其學遂微。實爲可惜。此文正合吾旨。

書牛弘傳後

嘗讀牛弘傳。見其好學深思。儉默獨守。歷仕隋文隋煬。而卒賴其力以搜集圖書。恢宏儒道。移風化俗。雖中州文明。未克悉臻完備。而大體規模。固已具矣。嗟乎有晉喪亂。奸雄競起。八王構亂於先。五胡蹂躪於後。中原人民之生命財產。損失既鉅。而吾國文化所從出之圖書典籍。復遭逸失。宿儒野老。散亡既盡。後生繼學。又未克承。華國文章。不絕寧復一縷哉。牛弘生於胡幕。獨慕仲尼之道。好學悅道。其諫帝隋搜集圖書。創立明堂。正定樂章。皆爲時人不能及者。亦一代之盛舉也。雖然牛氏世

位顯宦。而弘歷位二朝。年非不久也。任非不專也。而楊帝嬉樂自恣。民生疲苦。而弘獨無所諫何哉。夫開國定鼎。百凡待舉。弘於此時既未能創制作典。致國家於磐石之安。乃迄煬帝之朝。畿輔無術。使文帝開創之功。絕於一旦。而中原之安。復待之數十年始而後始下。若夫其子雖不肖。然使弘輔佐隋帝。內鋤奸宄。外安民生。導乎於正途之上。引之於聖賢之門。則豈其一門之內。後先光輝。其有造於隋室黎民。豈淺鮮哉。

胡大鞭傳

胡大鞭。佚其名。昭通人也。少好遊樂。不讀書。獨工技擊。嘗製鐵鞭重十餘斤。暇時輒舞習之。然不耀於衆。人未之奇也。其家固微且貧。父母皆早喪。因冶鐵以爲生。道光末。大鞭年且三十。投籍爲兵。數年充什長。隸某軍麾下。得馭率十餘人。後幾經轉戍。屯江西某州。時洪秀全兵擾亂江西。清軍數戰不利。郡

縣相繼爲洪軍所陷。大鞭所屯邑。警報日必數至。鄰邑求援。使者亦數至。一日。其帥率兵馳援某邑。獨留大鞭等數十人守城。戰方酣。賊徵知城中兵少狀。別遣驍將率師千餘人來攻。時城中兵少。又無大將。人民皆驚惶。不知所措。旣而洪軍趨前愈近。城中人望見洪軍旗幟彌野。軍皆健壯。於是面目無色。哭聲大作。大鞭見人民驚怖如此。而將又無良策。因挺身而告其衆曰。今日正朝廷用吾輩之時也。吾儕宜出決一戰。豈可坐而待戮乎。衆皆爲之動。願動聽命焉。於是大鞭告其衆曰。我與吾卒並諸君之敢死者三十人出城。從他道擾賊。諸君第守城中。以安人民。無使竄亂。則賊見城內不驚。我又擾之於外。必生疑心。然後吾輩虛張兵勢以惑之。城或可保也。衆皆諾。於是大鞭吏出告人民以所定計。并戒其各歸原所。相安如平日。人民自知別無策。咸止涕從之。於是大鞭疾與其徒三十人便道趨城北數里之某橋。橋固

賊所必經之道也。時洪軍尙未至橋。大鞭因得令其徒各伏橋左右數十步之地。大鞭亦手持其鞭。獨匿橋下。旣而洪軍先鋒率兵白餘先至橋頭。見城中安堵狀。果大疑。方逡巡間。大鞭揮其兵躍步上橋。大呼曰。殺賊。殺賊。賊大驚。不及備。大鞭前擊其將。中頭。頭立破。遂死於馬下。復擊殺數十人。賊遂大亂。皆奔。大鞭率其徒追之。呼而前。於是敗兵逃回。遇其大軍。皆曰。中伏矣。吾將已死矣。大軍見其倉惶狀。又聞四面呼殺賊聲。遂不辨虛實。皆反身而奔。其將止之不得。遂爲大鞭等所殺約數十人。於是全軍皆亂。人馬互相殘踏。死者不計其數。遂敗回。大鞭亦不敢窮追。乃收其卒。不遺一人。相與而還。城中人皆感其義。厚餉之。後大鞭在軍數年。皆不得大用。乃乞歸鄉里。貧乏如故也。不得已。乃仍入市冶鐵焉。又二十餘年。大鞭老矣。猶冶鐵以得食。一日。昭通總兵某。方宴客於署。忽問客曰。此地

有姓胡而善揮大鞭者乎。其人固嘗從軍於江西者也。客憶良久。乃曰。其人見在市治鐵也。總兵即命人趣之入。出金數百與之。曰。願公勿治鐵自苦也。大鞭驚惶。却之。總兵因涕泣而言曰。公忘江西孤城殺賊之事乎。當日微公。吾城之屠久矣。某尙安得與公相遇於此哉。並云吾州人至今思公之德而無以報之。乃皆共建公之祠於公擊賊之橋旁。而以時享公焉。言已。歔歔不止。一座皆爲太息。大鞭欲却金不可。不得已乃受之。亡何。總兵他去。大鞭亦卒。大鞭終身未娶。其死蓋年七十餘云。

贊曰。大鞭危城設謀。橋頭殺賊。身雄善擊。其魏叔子所謂大鐵椎之儔與。而以少擊衆。以虛破實。又何類乎孫吳也。生乎亂世。有濟亂之資。而獨老死鑪下。不得隨曾李立功江淮間。惜哉。樹五師曰。卓然名作。冰叔之流也。

遊東陸圖書館記

去東大約百武。有東陸圖書館焉。房舍煥然。假山小林。參差羅列。風景雅緻。極人工自然之美。蓋省長唐之私園。近日增置圖書。以供衆人之遊覽者也。開幕伊始。本校卽有參觀之舉。館內峻宇朱壁。左右羅列。前爲客廳。中懸岳武穆所書前出師表。以線刺錦上。筆峯流暢。工作精細。頗有可觀。更右爲八方亭。高數丈。登之翠觀全景。皆在几下。庭側各屋分置古今名人墨蹟碑文。及珍器異物。別爲古玩部。金石部。各部皆有可觀。大抵滇中碑文書畫約略備焉。庭中假山峙立。小竹叢生。前有曲池。水甚清冽。有噴水管三。時而水樹三株。自管噴出。初急疾。勢不可遏。少上則如貫珠倒懸。淅瀝散下。絡繹不絕。旁置石人二。立池上。以手持瓶。瓶中爲自來水。水時自瓶口流出。如人傾水入池然。拾級登樓。迴環盡緻。遊廊相接。巡行不窮。各屋皆置書報多種。名曰圖書館。惟開創之始。尙未陳列妥定。未便細閱。

各書。旋即尋梯下樓。入後見怪石壁立。形態各殊。石後地勢崇高。如峻嶺。嶺下怪石散置。疏密相間。砌石爲門。可容一人行。入門更北而折。有石級可登。上爲平地。林木葱鬱。小亭三四。隱約其間。東有六方亭一。高與樹齊。右有石橋立小池上。水深不及脛而清澈如瑩石。小魚遊泳其間。皆可指數。少西步道屈曲。有小屋一。內飼孔雀二。見人來則以首翹望。若求食然。林中間置花草。秋風一過。黃葉凋落。惟青木菊竹。尙孤立獨茂。表其耐寒不屈之狀而已。小鳥三四飛鳴於上。聲音淒慘。若歎時景之荒涼。感其身之無所。嗟呼。大地循環。四時遞變。景物有時而異。人事變遷無常。興廢榮枯。此自然之勢也。而況科學日進。氣候景物。在在皆有可變之勢。而乃懷抱淒惻。對深秋而思暮年。覽殘景而懷悲觀。抑亦不知夫自然變遷之大概矣。旣遊旣思。還息亭上。相與坐談久之。興盡反棧。記之如此。時十二年

十一月一日也。

樹五師曰。安章宅旬。妥帖排牘。極竹文之樂事。末段洗盡詩人之陋。可謂發千古所未發。

東陸大學記

壬戌之年。今省長唐公重主滇政。百廢勵興。慨然有才難之感。於是議整教育。興學校。以廣儲俊乂。適今校長董公澤司教育。力陳滇有設大學之必要。既詳既精。唐公器之。乃於是年之秋。集省內諸賢籌畫一切。而公帑竭蹶。幾難成立。乃於各方捐募。頗獲社會之同情。於是開辦有費。就昔貢院修之葺之。又重建之。於是校址有所。而大學成立矣。名之曰東陸。蓋別西方而言也。翌年春。集多方之青年而選拔之。得學生百餘人。時教授星稀。難得其選。而籌備諸賢於延聘海內宿儒外。復分任各科之闕者。數月以來。日月壁畫。朝夕整理。因得於其年四月二十號開課。

。於是師生濟濟。得相攻習於一室之內。縱橫上下。各得就其心之所好而研習焉。金碧交輝。湖海躍光。三百年前之貢院。一變而爲二十世紀之學府。吾知夫往古士林遊息之所。自今以往。更爲中西明哲講學之區。其興矣鉅可量與。夫治事必待人爲而功乃著。莠質必人儲而後成材。居今日之世。事業待治之繁也如彼。而材之難得也如此。尼山之悲。韓非之嘆。遂古已然。況於今乎。然則東陸之設。有儲材之所矣。得儲材之道矣。爲學術上之貢獻。謀人羣之福休。是願吾黨其共圖之。民國十三年甲子四月記。

樹五師曰。事理通達。步驟井井。

孟子之政治思想

孟子以周烈王四年（民國紀元前二二八四年）生於鄒國、即今山東之鄒縣是也。據史記孟荀列傳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或謂受

業於子思、子思名伋、孔子之孫、故孟子爲孔子三傳或四傳弟子。孟子曾遊齊梁滕魯等國、以仁義干時主俱不見行。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卒之年無定說、約在周赧王二十八年。（民國紀元前二二一年）

第一 時代及背景

自東周凌夷、五霸繼興、諸侯之強、逾於天子、征誅之道既廢、節鉞之頒賜不時、吾國千餘年來之君主獨裁政治、蓋已嬗變爲霸主專決之制矣、自此以後、政出霸主、國王除郊禮朝賀之外、政治上之權力殆已喪失幾盡、故天下諸侯莫不俯首乞憐於霸主之前、而不知夫尚有天子在也。雖然當時之所謂霸主者必也威加列諸侯、功在衆民、然後列諸侯懾服而霸道可成、當其未成也、人民不免受其荼毒、及其成也人民猶得受其半仁半義之賜、以保一時之安寧。逮乎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霸道已息、而王室之不振也

愈甚、於是羣后失統、廢立自專、爭奪相尋、始也猶有所憚。今也爲所欲爲。於是吾國政治又由霸主專決之制。再變而爲諸侯分治之期。戰國擾攘卽自此始。

第二 仁政

孟子生當其時、睹人民苦於兵戰之勞、復疲於諸王之征歛、因兵役而廢農事、因廢農事而供賦愈艱、故逃亡相尋、死傷滿道、慨然思有以振之、而時主之橫暴已如上述、故孟子首以仁義二字勸之。孟子一書言仁義處最多、然人徒知孟子、言修養道德之仁義、而不知夫孟子言仁義更有進於此者、是即仁政。

夫良醫治疾、必察致疾之由與其癥結之所在以施其方。良士治國何獨不然。然則當時之弊何在。一曰在於兵禍之延連。二曰在於國民經濟之不安。前據通鑑所載年有戰爭、大者拘時數月、傷人近萬、小者拘時旬餘、傷人數百、後則下當詳論之。

第三 施行仁政之步驟

甲 保民政築

孟子言仁政貴民。

故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又以不重民則國將不保，故引桀紂之事以証之。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人民於國家既如此重要。而當時人民所受之痛苦何如。孟子舉其實況則曰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又加以橫征暴斂、饑饉頻仍。故又曰。

：：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人民既有如斯之痛苦及如斯之擔負。故孟子極端主張行保民政策。以爲從消極方面言、應免除無益之戰爭。故斥好戰者曰、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春秋無義戰。

：：有人曰、我善爲陳（制行伍曰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因欲消除無益之戰爭。乃述當時各國皆無須養兵之故。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既惡戰爭而言弭兵矣。然此不過就消極一方面言之耳。天下
搶攘瘠瘵滿目，豈能遂達保民之意哉。於是乃從積極方面提出整
頓國民經濟之計。使民安生樂業、然後昇平可致。

孟子整頓國民經濟之道有二。一從農業上整頓。二從商業上整頓
。其必如此施政者、則因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若民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恥無不爲矣。：：：

中國之重農業、自古已然。然時愈下人口愈增。又加以兵禍凶災
。故事事漸弛。孟子一面主張獎勵農業。一面又主張減輕賦稅。
以輕人民之負擔而裕人民之生計。

：：省刑罰。簿稅歛。：：：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古代學術不甚發達。凡事皆以天爲命。農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更有賴於天時之助。無如兵興戰起，征民爲兵，使耕耘不時而農事廢。故孟子以爲政府欲興農必先無害其時。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井田之制商周以來行之已久。及戰國之末、人口既增、而土地猶昔。故民已有有力而無地者、有地而無力者。蓋其制已漸即於紊亂。儒家好古、而井田之制又爲孟子理想之中一善政。然其制既

已紊亂、故孟子主張澈底整頓之。於是從分界始。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田之制如何。孟子曰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農民既有地可耕、而政府又不害農時。稼穡於是興。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有治人無治法。故善政之興也逾時而弊竇叢生、此施法者之過、而非法之盡不善也。雖然官吏之所以不能實行良法美意而反斷害之者、亦因饑寒之感迫之於內而利慾誘之於外也。是故欲杜官吏

之貪婪以亂政也、莫如使其仰足事俯足畜。孟子乃先定官秩而各予以相當之祿。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諸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

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餘夫受地五十畝、：：

凡一國之經濟、皆始也單簡而不繁繼、則因人之需要增加而其狀況亦漸繁複、吾國以農立國、然至戰國之世商工已興、徒以交通不便、運輸艱難、加以諸儲侯林立、爭剖削商賈以滿其慾、而貨物之成本貴矣、病商病賈莫此若也、孟子斥之、力主關稅自由通商自由之策。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藏於王之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乙教民政策

中國自古學出於官、故非貴族莫能受學。孔子弟子三千、上而王

孫貴族、下而市井平民、於是教育普及於平民、至戰國則因戰役之興、民生之艱、貴族之教育失而平民亦鮮能安受教育、孟子以爲欲整興教育、必先從設立教育機關入手、同時並須詳定教育之宗旨。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夏曰學、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此外則 禮 孝悌 誠 推廣仁心皆孟子施教之宗旨。

總上所述得孟子爲政之道如下表。

仁政

教民

保民

定教育宗旨

設立教育機關

從積極方面

從消極方面

禮 誠 孝悌
推廣仁心

庠序學校

整頓國
民經濟

免除無益
之戰爭

農——井田制度
商——關稅自由
通商自由

孟子以爲準此以行。則國富而民實。一國行之則天下歸之。故曰

「……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夫民歸之是王天下也。獨時主昧於近利不之推行卒底滅亡。悲夫。

讀淮南子

一 淮南子略傳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高帝之孫也。父名長，以高帝十一年立爲淮南厲王，王凡江廬江衡山豫章四郡。文帝六年而長反，帝遣兵討平之，坐廢，徙蜀嚴道邛郵；至雍，悲憤死，帝甚憐之。八年乃分王厲王諸子，安得封阜陵，稱阜陽侯。十六年徙於厲王故地，遂稱爲淮南王。王好讀書，不喜弋獵，善屬文，武帝嘗使爲離騷傳，朝受詔夕而文已成，以故帝甚重之。先是安入朝，得交武安侯田蚡，蚡言帝尚無太子，一旦宮車宴駕，安以高皇帝孫，當立爲帝。王喜，歸而與其太子遷等謀之，欲伺天下有變，便當舉事。無何，謀洩，削地五縣。自是而圖謀之心愈決，因整繕甲兵

●會王次子建與兄遷不睦，暗爭甚烈，因上書揭王及王太子反謀
●事發，下廷尉訊之。●因捕王及王太子等至長安，王未至而自殺
，帝遂收王后及王太子等而夷誅之，國除，爲九江郡。●當王之未
卒也，嘗招致天下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於門下，如蘇飛李尙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之徒號爲八公，尤知名焉。●而諸儒大山小
山之徒，皆逮其門下。伍被與於亂，後伏誅，餘人無傳，其事不
可考。●淮南王著有淮南鴻烈二十一篇（西京雜記莊序引之）淮南王
賦八十二篇，（淮南王證謂二十九篇見漢書本傳）淮南王羣臣賦四
十四篇，歌詩四篇，淮南王雜子星十九卷，俱見漢書藝文志。●今
除淮南鴻烈二十一篇外，餘皆未之見。

二 淮南鴻烈

淮南書漢書藝文志作內書二十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亦
二十餘萬言。●高誘謂內外之稱，實劉向所定，而藝文志又本之於

劉向者也。惟當時并不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因而加子字矣。許慎高誘皆有注釋。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所載卷數，頗有出入。（見高誘序）今本淮南鴻烈二十篇，衆略一篇，有高誘許慎之注，版本有：道藏本，莊達吉本道藏本而校定之本，王念孫校定之本，劉文典之淮南鴻烈集解則以莊本爲經，而緯之以道藏本，王氏本者也。其書高誘謂「安與八公及大山小山之徒，共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者，其書旨近老子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存亡禍福世間說異懷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見於本書要略，而高誘序中亦言，「講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者，號曰：鴻烈，是內篇亦名鴻烈也。（見莊達吉序）全書集諸家之說，非一家一人

之言，故漢志列入雜家。

三 宇宙論

天地之始成，至今猶無定說。以歐洲科學發達較早之區，而十六世紀以前，耶穌創世之說，猶深入人心。（一五三十年波蘭星學家 Copernicus 1473—1543 著天體運行論又發明望遠鏡以窺天體）天動地靜，方圓互異，莫宗一是。夫蒼蒼黝黝，茫茫無際，時而紅光如火，時而夜明如日；以上古民智之單簡，而謂其能窺窺堂奧者，是胡可能？近世科學漸昌，學者謂：天地之始，實渾成一氣，是曰瓦斯，中含流質。其熱如灼，周轉運行，以今度之，較今之地球尤速；中具愛力，能相吸引，於是同者引而合之，異者排而擠之，遂結爲多數星體，今茲地球，亦猶當日諸體之一也。於是或遠離而自成一體，或以爲衛星，其不能自成一體，或未能遽成一體而猶盤旋於某一星體者，尙有今日之星雲環可見焉（見

礦物學宇宙論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抵太陽各星體之組織成，約略如是矣。及溫度降低，而組織稍固，輕濁漸分，地球已由膠狀凝爲半固體，更因冷而收縮，山川之起伏，殆其當日所遺留之摺痕也；然而滂雨侵連，則今日河海之水，猶當日之鴻爪也。其說博徵於地質生物諸學，已稍可信，然吾國開國既早，文化較高，千年前，已稍具此學之端倪。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灑灑，故曰太昭，（王引之曰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天文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茫茫漠闕，瀕瀕濛濛，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精神訓

：：所謂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

有，形埒垠埒，無無螻蟻，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傲真訓然臆說虛詞。在所不免，加以繼起無人，故補天射日之說，天圓地方之論，歷時亦久。

：：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搖水，（原注平地出水爲搖水）：：：覽冥訓

：：逮堯之時，十日並出，焦木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殺戮，鑿相從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者），於凶水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十日並出羿射去九）而下殺獯鬻：：：本經訓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矣。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天文訓

夫日月星辰，各爲空中星體之一，推其成因當由於愛力既施之後，遠拋而出者也。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

日月第照，四時代異；俄而明，俄而暗，俄而寒暑不同，俄而乾燥有別；古人雖能詳加考察，知一年之內，有四時之分，有十二月之別；更能定各月氣候之差，萬物生息之不同。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本經訓

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蘇，魚上負冰，：：時則

訓

然究莫知其嬗變之由，於是遂謂冥冥之中實有主宰，而不意之變，皆各有其致之之神焉。

：：虎嘯而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時者，天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天文訓

：：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椒真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泰施訓

四 無爲主義

春秋之末，亂象已見，吾國先哲目擊時艱，或從人身加以考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孟子公孫丑）

：：：人性之善也，猶木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告子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辭讓亡焉；：：：

由是觀之，人之性惡明矣。：：：荀子性惡篇

雖其主張有善惡之不同，要皆主於人治方面。至於老莊之徒，則從自然界加以精密之考察，而又徵之於人身，遂倡無爲之論。其觀察自然界之結果，謂天地之始，實渾冥如一，不可謂之爲善，亦不可謂之爲惡。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灑灑，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靈，（同廓）見前

又謂人之一身，實與天地同其德。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視之而形莫明於目，聽之而精莫聰

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繆稱訓

：：天有風雲雨露，人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精神訓

：：古之人向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本經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齊俗訓

蓋天與人之性，皆虛藐若鏡之照物，水之映景；無物不收，而其體則固虛而無存者也。

：：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原道訓

：：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齊俗訓

於是謂原始之人，虛靜如一，不知善惡之分，良莠之別。

：：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德，含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

：：傲真訓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其行蹊蹊，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知；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覽冥訓

：：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侵欺暴虐，猶在混冥之中。

：：本經訓
夫無西施之美者，不知嫫母之醜；是故凡物必有醜而後美者乃彰；必有善者，而後惡者乃現。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作尙）名。」故有美惡之名，而後善惡之實不可得矣。

：：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本經訓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躄之邪。：：齊俗訓
然衰亂之世，禮樂人義亦有其相當之價值。

：：是故仁，義，禮，樂者，可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原道訓

因飾僞萌生，而善惡不可明；欲廓清之，莫如去其所以辨別善惡之明聽智慧。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原道訓

：：是故主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德，與民

同出於公(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原道訓

蓋人本虛靜冥混，自有天地以後，遂有所謂善惡之名，遂有僞飾文蓋之惡習。是皆起欲者也，故欲反本，首宜去欲。

：：嗜欲者，性之累也，故心不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通於神明，通於神明，得之內也。：

：原道訓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以雜糅者也。：：：原道訓

又曰：

：：循天者，與道游者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

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原道訓

欲去盡，然後可達於無爲之極。

：：是故聖人者，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行，而與道浮沈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衣委地；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原道訓

五 結論

淮南一書，既成於多數人之手，所言非專宗一家一人之說。如：應道訓述老子之言，至五十二處之多，全書述莊子之義亦最多見。同一書中，既主無爲，復主人治。如：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去，如此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修務訓

蓋其書集諸家之舊說，不妨浩瀚繁衍，然藉其流暢通曉之文詞，以達艱澁難明之哲理，（書中解老莊之義頗爲明瞭）有功於前賢，有助於後學，則又非徒以其文詞名矣。

國民今後之自覺

西儒有言曰。有是因者必有是果。又曰。其因相同者。其果不異。嗚呼。吾國近五六十年来外交之種種失敗。國勢之日愈阡危。吾得以是義觀之矣。觀之維何。曰雖其失敗之形勢各殊。阡危之狀態各異。要皆由國民乏自覺之心。失其國民性。而漸入於沈鬱幻夢之境而不知耳。

往者清政失綱。國基日危。一敗於鴉片之戰。而五口之商埠以開。一毀於八國聯軍之役。而清社幾屋。於是憂國之士。奮起於窗牖之間。獨效晨鷄之鳴。興仆相繼。氤氳激蕩。卒有辛亥之變。是不可不得謂之爲非自覺者也。

袁氏秉政。恣行專制。國體幾移而不移者。亦不得不謂爲非國民之自覺也。

歐戰方殷。日人乘列強無暇東顧之時。於足恣肆兇暴。秘密借款也。密密條約也。繼踵而至。於時吾四萬萬人民之膏血。五千年光華燦爛之神州。幾倫於夷狄鐵騎腥膻之下。然而砰然一擊。卒使頑兇側目。國賊失膽。使外人知此大塊土地。尙有血性人在者。此亦不可不謂爲非國民之自覺也。

然自覺矣。自覺矣。而外侮之至自若也。遠如長沙五九各案。近如上海工學慘殺案。加以內亂之爭。有加無已。此何故哉。此豈自覺之無益於民哉。抑此豈非自覺之尙未澈底耶。嗚呼。豈有他哉。豈有他哉。

興言至此。不可不一釋自覺之義意。然以淺學如余。曷克能之。今日爲討論之便。略加詮釋。非敢請如名學之下定義也。自覺者

自明之謂也。自悟之謂也。明乎己之所能與不能。明乎若者爲己之所長。而若者爲己之所短耳。更明乎若者爲己之所優越於人者。若者爲己之不足於人者。直言之。則明乎己之短長。而思有以補苴之謂也。

由是以言。而曩之所謂自覺云者。明乎清室之不足以有爲也。明乎國賊之足以危邦國也。則今之所自覺云者果何謂乎哉。

歐戰告終。和會開幕。協約諸國百戰之餘。滿目瘡夷。荆棘遍地。國庫空虛。債積如山。其國人方脫於戰爭之苦。乃倡爲和平之論。於是縮減軍費也。毀兵艦爲商艦也。皇皇然惟戰爭之是妨。更登高遠倡。風靡一世。是其用心果何所在。當於下節論之。然由其表面以觀。則戰勝國固慾海已填。不妨提刀四顧而爲之躊躇滿志矣。戰敗國則元氣猶傷。已不能稍有所爲。而又嫉人之圖有爲也。故倡爲此論以惑之。此豈有絲毫真心介乎其間也哉。然而

其自爲。固不得不謂爲之得計也。吾獨怪乎若吾中國者。亦隨其風。附驥而倡之。宛若和平二字已書之方策。置之金櫃。萬世而不變者矣。嗚呼。使其如此。寧非所願。願無如其不如此其易且簡也。吾誠願吾國之能倡此和平一如彼外人也。然吾獨奈吾國勢之不振何。吾獨奈吾非處列強之地位何。

雖然。吾盍觀乎列強之倡和平者乎。乃不終朝而擴張軍備如故也。造戰艦有加無已也。築軍港有加無已也。造軍用飛車有加無已也。嗟乎。怖人以戰爭之可畏。而勸其消鋒釋甲。而已方竭其力以利其殺人之器。以待人之隙而思有所逞肆。此豈有和平之真心也哉。猛虎困乏。躑岩偃伏。羣羊過之。虎不之搏焉。他日羣羊走相告曰。虎之親善我也。虎之不復威加我也。嗚呼。是羊之不爲虎所嚼噬者不亦僥乎。然此獨不明外人鬼蜮之技耳。使其一旦明而奮之者。亦將有爲也。乃觀國中學風之所趨。以及國人之所

爲。更有不噤而塞者。更非所喻也。夫如班定遠之投筆起舞。馬伏波之馬革裹屍。是故匈奴不滅。壯士無有家之日。黃龍未搗。岳軍無痛飲之夕。自古豪傑。固未嘗不欲強本弱夷也。且朔北產悍獷之夫。中州多巧思之上。若能因勢利導。使之強弱相倚。勇怯相伴。則靡麗之士。不流於委頓。剛健之夫。免爲不文。全國國民養成剛毅不撓之氣。浸潤於實用學科之間。其有俾國家將不少也。乃觀吾國文人學士。一談則醜詆武勇。賤視實力。而其所爲。則今日一主義焉。明日一主義焉。甚或睹國事之紛亂。而嗟悼太息不可有爲焉。更因睹其不可有爲。而縱慾逞意。淫樂曠事。使病夫之譏。日益坐實。夫國而不可以有爲。吾尙何說哉。然中國之究不可以有爲與否。此誠非一言可得而定。抑此言之究宜出諸國人之口。更不可不辨者也。

今日略舉一例以見吾學風之蔽焉。夫文學所涵。其道多端。而一

拙時尙之文。幾無一不涉男女情懷。夫文至於捨戀愛而不成文。其文已可云矣。然其本身之價值。亟非予所論列。所欲言者。其影響所及耳。故國中青年男女大都如狂如熱。不念夫學業之未成，而已高談戀愛自由矣，而已實行其戀愛自由矣，嗚呼。二十三十年而後。苟吾國學風之猶如此者。則真上文所謂之不可以有爲也已矣。

今日暫避此不言，免流於過激之談。或且導讀者入於消極悲觀之境。夫中國之不亡。蓋不煩縷述。要之視以後努力之程度如何耳。盡觀古代外人之侵入者乎。不數十年百餘年。其甚者則國人趨而除之者矣。或起而同化之者矣。蓋此五千年古國之所得。只有偉大之國民性耳。特此性之潛徵也久矣。世之有志乎此者。吾願貢下數事而與之共矢此志也。

一、須實行軍國主義也 徵論列強之積極備戰如此。吾國近百年

之種種失敗。種種不平之待遇。不平之條約。識者已知其非一戰不可以撤除。且此義之行。非惟養成國民臨敵勇敢之氣。抑且可收臨事有功之利。或曰軍國主義乎。軍國主義吾國人方困此之不暇。子何必欲陷之於其極乎。曰是殆非吾所謂者也。今日之中國。乃橫暴之軍閥政治封建政治也。吾之所謂者如斯巴達如德意志可也。

一、須重視物質科學也 交通初開。國人嘗從事於此矣。雖其效不可急圖。然亦國人不重視之故也。故日言工商。日言機械。日言抵制外貨。而終不成者。坐此之尤也。大抵避苦就易。捨難趨簡。爲一斑青年之常態。每觀其於苦搜多思之科。則廢卷太息。而於文哲之科。則津津有味。非文哲諸科之易於數理諸科也。蓋文哲諸問題。最易流入清談曠論。不知根底不固。雖談何益。

一、須養成自立之精神也 夫外人之不可靠。此極簡而易辨。昔

奧大利撒丁之戰。法帝拿破崙第二與陽瑪諾結攻守之約。既而中途背之。又若大戰之初。意大利與德志亦有攻守之約。及戰端既開。意渝盟而攻德。此可見矣。願世之隨外人之倡和平者。與夫迷信某國之素親中國而信其必助中國者。有以省焉。吾更不避俚俗引諺以實此旨曰。天助自助者。

跋楊恩濃集

楊君之集。印至此止。所餘讀書劄記及名人講演錄。以未整理。故付闕如。英文著述及紙考一篇。以滇中不能排印。故俟異日。是集雖不能盡君之所學。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君藏之書。西籍近百冊。而以美洲韋氏大學字典爲最重。中書達千卷。而以四史通鑑先秦諸子稱最繁。君旣歿。其弟自鄉來函。謂不忍再覩。以增家君之傷云。故其書售之於人而散爲雲烟矣。其不能售者。則捐之學校或圖書館。尙不免留淚痕也。君嘗欲讀黃梨洲明夷待訪錄。而恨不得。一日見浦漢英自舊書肆得之。即假之手鈔而誦習焉。其手澤吾輩爲藏於東陸大學圖書室。以爲永久紀念也。印書之費。則出自各師友之捐助。楊君自此不朽。吾二三人是以爲之致謝也。

跋楊恩濃集

民國十七年孟夏張連楸校畢跋於東大寓舍

悼楊露華君

希魯

楊君他已死了。我們今天追悼他。正所謂哭之已晚。然我不能不有幾句話。今天的追悼會。在不知者的人。以爲是爲死者。其實不然。死者是無知覺的。此自王充已來。各哲學家已比方得很明白。豈不是我們生在今日。反不及古人嗎。那就成一個笑話。所以這個追悼會。可以換一句話說。是爲生者而追悼。不是爲死者而追悼。是爲生者做個補救的追悼。不是爲死者做個安慰的追悼。總說一句。就是追悼生者而借鑑於死者。

我常想凡一個國家。政府是如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就是他的子女。各種學校就是政府爲我們請的太傅。人民如有不求學的。或有求學之名而無求學之實的。政府就要認真懲戒他。不要放縱他。其有求學而用功的。或用功又太過了。政府就要認真獎勵他。

。維持他。不要孤負他。束縛他。那末將他造成之後。對於國家的前途。也就有莫大的希望。如他天分既高。還能一日千里的去。日積月累。漸漸的太傅的學問不能教他了。或他還比太傅高了。當父母的人。就要爲他設法另聘。或是送他遠出就傅。可惜這已死的楊君。不知道是他的父母孤負了他麼。抑或是他孤負父母了。在我看起來。完全是父母孤負他。因爲他的太傅已不能教他。或能教他。又不能將就他。他胸中就覺得不盡所欲。而他的父母又不爲他另聘。又不肯送他出去。有了如此好的兒子。他還不知道。因此楊君就打個主意。如將就父母的心。就要誤了我的終身。於是下了個決心。准備自己去找一個新太傅。惟是怕新太傅看不起他。或是看得起。他的經濟又來不及。他要想一個看得起而又可以減少經濟的。於是他就不惜死命的苦。當我與他同寢室之時。每晚餐後。在我都是散步的多。而楊君則不然。他一退食

堂後。就拿他的科學來練習。大都是很艱深的。費腦力的。且楊君照常的做。做了數月之久。在他自己。以為可以十二分的見新太傅了。那料他一去。新太傅完全不收容他。論及他的程度實在有餘了。究竟不知是什麼緣故。或許舊太傅在暗地裏阻撓。也未可知。楊君自此無法。祇得依然退回來在舊太傅處。而舊太傅彷彿因此也就有點恨他。同時又加以他的手足令他十分滿意。於是他就受了不堪言的心病。漸漸的又加了環境的逼迫。時事的變遷。於是他就由心病變爲身病了。那料他竟自到了今天。他說十里路只差半里了。可惜的楊君。他竟跌死在此半里路中。我們由此看來。這個政府父母。還算得愛他的兒子嗎。還想將他的國家造好嗎。

依我們看起來。楊君對於政府做兒子。實在與尋常的兒子不同。在尋常的幼年專習英文。大都是爲謀生。而楊君抱的志願。是要

借他來求知識。學科學。在別人英文好了。以爲中文就不必用功。而楊君對於中文。一貫的努力。他的種種長處。今天我一言難盡。列位只要看看他讀的書。問問他的同學。也就可以想見了。那料他遭了不善教養的父母。使他到了今日。但是他這一死去。父母失了一個最有能爲的兒子。父母倒是自壞萬里長城。我們自然不能爲他感恨。反要說他是自作自受。

但是國家不是一人的。是我們人民弟兄公有的。今天我們失了一個重要的哥哥。我們那得不憾恨。我們的担負自此一發重大。並且他這一担實在不容易担。因爲我們全國的弟兄。好的多半在東南各省。在我們雲南。不論政治經濟法律諸科。就是中英文並優如楊君這樣的。實在不可多得。況且他還是一個真正愛國的男兒。可惜他到愛國了。而國不愛他。所以他到了今天。他這一死去。對於他的父母倒是報怨了。惟是他就對不起我們，因爲我們弟

如實在沒有得罪過他。並且他還想學問造成之後。才來救我們。那料他因父母之故。一去不復回。你說我們如何不痛心。由楊君方面看來。他還是死得很好。因為父母既是不慈。莫說他還差半里功夫。就是他走足了十里。或一百里。我以為父母還是冷眼看待。就學成也一定不能重用他。如今年死於北京的王靜庵。他走的路。豈不比楊君多百倍麼。而都得了一個自殺的結果。況楊君還是病死的。祇是在數年前。梁任公章太炎一類人。看見這學校太傅誤的人太不少了。就要起來想將他打倒。把他改良。就作了若干的論文。但是現在都尙未成功。又到今年王靜庵死。顧頡剛一類人。就要想從父母身上根本改革。他在文學週報追悼王國維先生號上。作了一篇文章。實在發揮得令人十二分的滿意。其能成功與否。一面也要政府自行覺誤。從速改良。一面人民也要任眞努力。與他抗議。以達到待遇學者的辦法才對。王靜庵和

楊君現在已死。我們是不能救的。今天要急速起來救的。就是還未死的王靜庵和楊君的一類人。這才是我們的責任。絕不要等他死了才來爲他開追悼會。那末中國非鬧到亡國滅種不了。

諸君又不要誤會。楊君是爲苦學而死的。豈不是學問反是苦不得的了。不苦又何以能成學。凡學問都是要從苦中經過。才是真正的學問。從來未有天生成的。諸君若是不信。我就請問諸君。何以在中國不生一個通西學的人。西方又何以不生一個通中學的人。以此可證明學問是從文化與環境造成的。是人去自求的。絕不是天生成的。諸君不要以君之故。學問就是苦不得的了。因此就以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倘若是如此居心。就是活一萬歲。也是等於短命。或許還不及短命的。試看楊君他縱然才活二十四歲。他已有如此好的成績。假使流傳在後世。他不比我們的壽命長麼。諸君又不要憾恨他無子嗣。我說一

件故事與諸君聽。當清初的時候。有個大文學家魏叔子。有人說他無子嗣。他說我已有三個。我著的三種書就是。可見有志的人。不在子嗣的有無。只怕自己的成績不有做出來供給社會。傳之後人。

說到楊君之所以死。祇因為他的太傅太辣。他不願意學的也要他學。不然就用種種的法子來束縛他。屈服他。所以他常常對我說。這牢獄生活又要到了。每逢年假要完暑假要滿的時候。他都是說這一句話。以此可見楊君的傷心。他的困苦。他太傅所給與他的學問滋味。一定是苦藥太多。良藥太少。所以直到把他毒死。說到太傅。他也不是故意居心的。不過他不會對症下藥。誤了別人他還不知。所以適得其反。所以不能不歸罪於他的父母。

悼楊露華君

八

此集係開智公司代印。每冊印價四角八分二厘。共二百冊。去印價九十六元四角。前承東陸大學暨諸師友惠捐之款共七十元四角。兩抵尙不敷二十六元。由浦光宗捐出。謹此聲明。並錄惠捐人於左。以志不忘。

東陸大學 二十元

董校長 五元

陳文友君 五元

林景泰君 二元

呂廷相君 二元

張連懌君 二元

龍澤汶女士 一元

沈懷寶君 一元

于光廷君 一元

梁英君 一元

趙希猷君 一元

高桂芬君 一元

龔傳性君 一元

龍雲翔女士 一元

龍美瑩女士 一元

鄭丕明君 一元

孫家祥君 一元

楊超凡君 一元

楊恩濟集捐款表

乃右武君	一元	楊國治君	一元
李坤元君	一元	符繼曾君	一元
陳德文君	一元	梁恒州君	一元
林助邦君	一元	葉天榮君	一元
彭元槐君	一元	劉元中君	一元
李耀箕君	一元	蘇玉麟君	一元
王正昌君	一元	宋恒昌君	一元
鄧象富君	一元	何本仁君	五角
江國柱君	一元	李維金君	五角
施鳳飛君	一元	戴乾清君	五角
榮俞宣君	一元	李希白君	五角
張守光君	一元	周開文君	四角
吳楊澤君	一元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楊恩濃集(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編校者 昭通張連懋

印刷者 雲南開智公司

代售處 省垣各書局

